

第十七日 告白

SAY LOVE ON THE 17TH DAY

钱薇珈

著

没有凶案可以掩饰得
毫无痕迹，
最大的变数是人心。

记忆灼心，回溯时间裂隙，拔除梦魇；
缉凶惩恶，目光所及之处，真相必达。

钱薇珈独出机枢的推理力作，情感方程，烧脑燃心！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十七日告白

钱微珈著

SAY LOVE ON THE 17TH DA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十七日告白 / 钱薇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94-2289-7

I. ①第… II. ①钱…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258号

- 书 名 第十七日告白
作 者 钱薇珈
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单诗杰 林 璧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三 乖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3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89-7
定 价 36.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014	029	037	051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244	152	110	095	076
第十七天	第九天	第八天	第七天	第六天
178				
第十天				



伸手不见五指，视野所到，耳力所及，全是黑暗一片。

我这是怎么了？她惊惶地想。

慢慢地，前方出现轮廓，模模糊糊，像个人，又像是融化到一半的蜡像。

她看清了，是半跪在地上的人，一个男人。

他向她伸出手，颤抖的不知道是他的手臂还是自己的眼。团团黑暗中，她看得分明，在他掌心的，是一部手机。

机身冰凉、轻薄，男人的声音像风一样，拂进耳朵里。

“生日……0329……”

“快跑……”

跑，跑，快跑。

她仓皇回顾，身后的喘息声、心跳声、脚步声、回声交织成一张大网，铺天盖地包裹住她。她脚下一滑，天旋地转，身体从冰凉的楼梯上滚落。脸、头、手、膝盖上的疼痛突然间冒出来，遍布每一寸

皮肤。

疼，还是得跑。突然，一只手从后边伸过来，“咔嚓”一声，手腕缠上一道冰凉的触感。

“抓到了，抓到嫌疑人了。”

“我不是……不是……”她拼命挣扎。黑暗化作一群巨大的怪兽，从四面八方涌来，吞没了她。

一束强光打在她的脸上，逼得她挪开眼。一只手从黑暗中伸来，箍住她，强迫她直视灯光。没办法，她只有半低下头，稍微避开刺痛眼睛的灯光。

“姓名？”

“赵，赵濛晴。”

“年龄？”

“20。”

“什么职业？”

“学生，呃，无业。”

“2017年3月17日中午，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我不记得了。”

“好好想想！”签字笔在木桌上恶狠狠地撞了四下。

“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为什么要杀了死者？”

“我没有。”

“还抵赖！”

“我，我真的不记得，我没有……啊！”

她发出一声尖叫，突然之间所有的黑暗都消失了。

赵濛晴猛地睁开眼，一阵天旋地转袭来，强烈的失重感把她高高抛起，又扔到地上。明亮刺眼的阳光逼迫她闭上眼，在黑暗中适应了好一阵，才又缓缓睁开。她慢慢地扭动脖子，像是年久失修的摄像

机，一一拍摄着周围的景色。绿的树，红的地砖，蓝的路灯柱，画面从模糊一团到渐渐清晰。汽车鸣笛声，匆忙的脚步声，依次在耳边响起。

原来，这是一个梦啊，她还坐在街边的小花园里，呼吸着含着少量PM2.5的空气，晒着暖暖的阳光。融融春意里，一丝丝寒风划过脸庞，比针尖还锐利。

赵濛晴的呼吸终于平稳了，手心依旧冰凉。她从手袋里摸出纸巾，擦去满额的汗。宋医生说，她如果觉得累，一定要坐下来休息，否则会使身体更加不适。她很听话地照做，没想到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也能睡着，还做了可怕的噩梦。

赵濛晴咬了咬下唇，从双肩布包的内袋里拿出一部黑色的手机，握在手中反复地看。触感光滑而精致，黑色的屏幕反射着阳光，也映出她苍白的脸。

她迟疑地按下手机下方中央的按键。屏幕上轻快地跳出一行字：请再试一次。

已经试过无数次，她总觉得下一次就会出现奇迹。手机解锁，跳出主页界面，向她敞开胸怀。可是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臆想、妄想。

这部最新款最时尚的手机，本来也不是她的。

一张男人的脸又出现在眼前。深蓝色长袖T恤，时尚的款式，可惜满脸鲜红的血，遮住了他还算好看的五官，比德州电锯杀人狂的受害者还恐怖。他费力地抬手，手掌中有一部手机，喃喃地动唇，向赵濛晴说了几个字：“生日……0329。”

记忆就此掐断，前后没有衔接，像一截残破不全的胶片。

现在，她唯一能想得起来的是，手机是一位濒死的男人递给自己的。拿到手机前后发生了什么事，她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大脑里寻觅不到半点痕迹。

除了莫名其妙多出来的这部手机。

虽然打不开这部手机，不过这时，赵濛晴自用的手机很贴心地振动起来。

“亲爱的，我们约好了3点10分见面，别迟到啊。”

微信里传来温和低沉的女声，比今天的阳光还要暖。她的心理治疗医生给赵濛晴联系了一份工作，地点就在这附近的开发园区，一家时尚甜品屋招聘甜点师，工作不难，很适合她。再不出去找个工作，她真的会死在房子里。

赵濛晴扶着扶手站起来，试着走了两步，腿上的酸麻感很快就消失了。她低着头，还没走多远，一个巴掌就重重地拍在她肩上。

“谁！”

赵濛晴吓得捂住胸口，仿佛这个动作能阻止心脏乱跳。回头一看，突然间忘了该说什么话。

“嘿，赵小仙女，你怎么在这儿？”

男人的笑容仿佛是用阳光捏成的，在三九寒冬也有股子夏阳的灼热。明朗而立体的五官，琥珀色的眼眸，随意的发型，漂亮得可以参加选秀的年轻脸庞，赵濛晴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和自己这个废人一样。被他的目光笼罩着，心头有些莫名的虚，她别开眼，低低地“嗯”了一声，转身想要走开。

“哎哎，你怎么不理我？”

不想，不敢，仅此而已。

赵濛晴想甩掉他，但是她腿没力气，又没人家腿长。男人嬉皮笑脸地跟上来：“你别生气嘛。是不是昨天小玉姐跟你吵架，你迁怒我？”

“范安戈，你能安静点吗？”赵濛晴有气无力地瞪他一眼，从包里摸出耳机，塞进耳朵里。这人一定是苍蝇投胎，有事没事就发出噪音，真想一巴掌拍死他。

范安戈还是那副不正经的模样：“不能。”理直气壮得仿佛是真理代言人。

赵濛晴租住的套房两个月前新搬进来一个美女，人很漂亮，名字也挺有意境，叫田人玉。没几天，范安戈也搬了进来。现在是三人合租。赵濛晴一向不与人交流，只知道范安戈是在某个公司上班，田人玉整天打扮得美美的，也不知道做什么工作。

她看了看时间，低头走路，不想理他。地上的方砖一块连一块，红的绿的连成片。乍看很漂亮，看久了，那阵晕眩感便又爬上脑门。脚下没留神，踉跄了一下。

“小心。”范安戈眼明手快地拉住了她。

借着他的力气，赵濛晴勉强稳住了脚。还没道谢，范安戈已经开口了：“小仙女你中午吃饭了吗？要不我请你？”

赵濛晴摇头，不自然地挣脱他的手，像一抹游魂，目不转睛地往前走。

范安戈仿佛没察觉到赵濛晴的拒绝，从包里摸出一支烟含在嘴里，一边跟上一边自顾自地问：“你不是要去我们公司附近面试吗？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了。”

“不用担心，部门经理今天不在。我正好溜出来跑业务，趁机偷懒。”范安戈一脸得意，仿佛挖了一块巨大的社会主义金砖。

赵濛晴没理他。她想不明白，一个看着帅气精明的大小伙子，怎么老围着自己这个废人转。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不是去过开发园？”范安戈问，“我前几天好像看见你了，就在我们公司对面的马路上。”

赵濛晴终于停下了步子。

“你看见我了？什么时候？”赵濛晴第一次正眼看范安戈，“你确定看到的是我？”

范安戈看着赵濛晴，一脸的奇怪：“赵小仙女你可别怀疑我啊。我告诉你，我这双眼睛，当狙击手都来得。你不知道我玩CS靠的就是……”

资深宅男玩家又来炫耀了。赵濛晴叹了一口气：“好，我信你，你看到我了。我，我就想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上周五，你路过我们公司啊。”范安戈笑道，“我正好去茶水间泡咖啡，从窗户看见你了。”

赵濛晴眼中闪过一丝阴霾，有些恍惚地说：“可是，我这几天就在家没出去啊。”

这下轮到范安戈惊讶了：“不是吗？难道我眼花了。”

“你经常在茶水间看美女？”男人真是奇怪的生物，奇怪又猥琐。

范安戈笑了：“哪有，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好的机会偷懒。要不是那天天热，我才多喝了两杯水。”

下午，天气很热……原来是这样。赵濛晴偏头看他，勉强笑了一下：“哦，我知道了，谢谢。”

范安戈也在笑，眼睛里仿佛跳着星星：“赵小仙女，你笑起来那么好看，平时就该多笑笑。科学家曾经研究出一个结论，经常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差。”

这位科学家，大概姓古名龙。

赵濛晴没有接话，低头看表，叹了一口气：“我面试要迟到了。”

“面试？恭喜。哎，你要去哪家公司？这一片我都熟得很，我带你去。”

“星座物语。”

“那家甜品店哪，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去那儿上班？哎呀，你不知道我多羡慕那家老板，天天看看书、做做甜品，日子过了，钱也赚了。这才是人生……”

范安戈还在叽里呱啦地说着，赵濛晴的思绪已经飞上了蓝天，和白云混在一起。上周五，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手里会多出一部手机？为什么会做噩梦？那个男人是谁？满脸的血是怎么回事？他

把手机递给自己，为什么？

想了一路，赵濛晴的头有些发晕，一直到了甜品屋，坐了很久，还是没恢复正常状态。老板，也就是给她发微信的女子，端来一杯柠檬水，微微一笑。

据范安戈说，星座物语是这一带很有名的甜品屋，虽然位置偏了点，但在开发园上班的人没有找不到的。要不是范安戈指引，赵濛晴还真想不到，在一片树荫背后，藏着这么一个优雅的小店。

白底蓝字的招牌，弥漫着小清新风情。橱窗里随意摆放着一些甜点成品，布朗尼、提拉米苏、黑森林、红丝绒蛋糕等，在干净透明的玻璃后，勾引着路人的味蕾和视线。

“你是来应聘的吗？”从店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和蔼地问。

赵濛晴连忙笑着点头：“是的，我是赵濛晴。”

“赵小姐，你好。我是本店的老板娘，我叫郑樱，你可以叫我郑姐。你是来应聘我们的甜品师，对吧？”郑樱气色极好，头发盘成髻，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浅蓝色牛仔裤，干净清爽。店里摆放着各种书籍，淡淡的甜香味在空气中飘来飘去。赵濛晴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味道，她很喜欢。

赵濛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是的。”

“你学过做西点吗？”

“我学过两年，这是我的毕业证明。”赵濛晴递上烹饪学校开的证明，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很喜欢做甜点，也很希望能应聘到星座物语。”

“你会做哪些甜点？”

“一般的西式点心都会做一些，我还选修过日式点心。我……”赵濛晴一紧张，差点忘记怎么说话，手指不由自主地揉搓着外套，“我可以试一下。”

郑樱温柔地笑笑，轻声说：“深呼吸，放松。”

她的声音有一股魔力，赵濛晴随着她的节奏呼出、吸气。跳得快要撞出胸腔的心脏渐渐慢了下来，她感激地对郑樱笑笑。郑樱说：

“以后你觉着不舒服的时候就这样做，感觉会好一点。”

她又问赵濛晴：“现在你能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赵濛晴丝毫不知道隐藏，只说，“我可以试一下。”

“你先去后厨看看，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甜点。时间很多，慢慢来。”

赵濛晴很想挤出一个感谢的笑，但嘴唇有些发抖，控制不住。她只好低头，遮掩住脸部的不自然，低声说：“谢谢，我先试试。”

出乎她的意料，别看店面小，后厨的空间却很大，工具、材料一应俱全，简直就是个小型的五星级饼房。赵濛晴不想随便应付，一番思考后，她决定做蜂蜜香草贝壳蛋糕和咖啡巧克力贝壳蛋糕。工序不复杂，但是东西越简单，越考验手艺。

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赵濛晴小心翼翼地端出两盘甜香四溢的饼干，放在郑姐面前。香草味与巧克力味弥散在空气里，发生奇妙的混合，她的心情仿佛也甜了不少。

郑姐什么也没说，只冲她微微一笑，十二星座在郑姐身后的墙上闪闪发亮，像极了深邃神秘的夜空。

“如果你对工资待遇没意见的话，明天上午10点来上班吧。”

这么简单？赵濛晴的心情飞扬上了天，连脸上的肌肉都没那么难控制了。闲聊了几句，赵濛晴提出早点回去，准备一下。郑樱问要不要等送她来的那个小伙子一起回去，她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挂在半空的太阳明亮耀眼。如往常一样，赵濛晴慢慢地拖着步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是，在一栋大楼的阴影下，她停住了步子，抬头看着这栋七层办公大厦。

欧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范安戈上班的地方。

他说，上周五，从茶水间看见自己经过。茶水间在办公楼的北边，如果她那天下午真的经过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取道大厦北边。她住的小区在开发园的西边，那么，她昨天行走的方向应该是——从大厦的东边到西边。

赵濛晴再次摸了摸那个手机。轻薄的机身，冰凉光滑的触感，从指间一直蔓延到心底。

去，还是不去？

赵濛晴缓缓转身，看向前方的路，无论是静默的树还是匆匆行走的人，影子都长长地拖在地上。她想了很久，迟疑地迈出第一步。东西向的道路上，自行车的叮当声、人的脚步声，高高低低地交织在一起。她又习惯性地低下头，仿佛是用步伐丈量眼前的路。

她也不知道在找什么。记得范安戈说过，这片园区很大，租金物管都很便宜，最早这里只有一家大型超市和综合性私立医院，现在越来越繁华，有很多公司都选择落户在这里，人气也越来越旺。

上周五，她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赵濛晴漫无目的地走着，四顾茫然。开发园的绿化做得很精心，绿树成荫，甚至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两岸垂柳轻拂。水很干净，清澈见底。赵濛晴站在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上，伸头往河里瞧。

河水中映出年轻女子的脸，脸色苍白得像鬼，神色委顿，双眸迷茫。长长的头发与小河边柳树的枝条一般随风乱舞。河底乱七八糟地堆着几块圆石，水草缠绕其上，说不出什么美与不美。

如果，就这么跳下去……赵濛晴皱眉，这水太浅，怕是只能没过胸口。一身湿漉漉地爬上岸，太难看。

她正要离开，又折返回来。河底躺着一个长条状、黑乎乎的东西，像一块丑陋的伤疤，一动不动。

赵濛晴犹豫了一阵，慢慢走到河边，那个长条状的东西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河底。靠近些，她看得更清楚了，那不是石头，是一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装了什么。

好奇害死猫，那么，也能害死自己，赵濛晴不知道该怎么办。装在口袋里，又被扔到了河底，总不会是垃圾废物吧？

在岸边徘徊了一阵，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捞那袋东西，万一就是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呢？想了很久，久到有人从桥上关注地看着她，她才惊觉自己这样的举动，很像是要自寻短见。

最终，她还是放弃了亲自打捞的想法。拦下路过的保安，赵濛晴指着桥下：“那里面扔的是垃圾吗？”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总是期盼好运降临，嫌弃霉运到来。但是越盼着什么，到来的往往是最憎恶的东西。或者说，越不想要什么，来的偏偏就是它。

真是惊吓的人生。

大口袋的轮廓明明像个人，散发着怪异的臭味，赵濛晴不明白保安为什么非要揭开束口的绳子看个究竟。青黑浮肿的手连同深蓝色的衣袖落出来时，在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惊吓声中，赵濛晴清晰地听到，“轰”的一声，自己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

人群叫嚷着散开。赵濛晴没有动，在人潮汹涌中像是亘古不变的礁石。只是突然小腿一软，浑身的力气被抽走，她不受控制地往后一仰，躺倒在松软的床上。

睁着眼，眼前总是晃动着一片深蓝色。是他，给她手机的那个人，他死了，真的死了。

赵濛晴的头又开始痛。想不起她是怎么回来的，走路，还是叫了车？窗外的天空已然一片黑茫茫，对面楼里家家灯火通明，越发显得她缩在这个角落里，瑟瑟发抖。

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手机，在她手里，发出幽幽的冷光。虽然没有指纹，不能打开它，但是至少能保证它不会因为缺电而陷入一片黑暗。

房门被敲响，被木门过滤了大部分的范安戈的声音模模糊糊地飘

进耳里：“赵小仙女，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门开了，赵濛晴脸色煞白。看着范安戈关切的眼神，她紧紧抱着惯用的杯子，低声说：“我喝杯水。”

“这个月的水费该交了啊。”尖刻的女声在饭厅里响起，和节能灯刺目的光一样，刺向耳膜。赵濛晴没有理她，倒了一杯温水，双手捧着，又回房间去了。

田人玉靠在沙发上，正瞪着赵濛晴。她的五官组合得恰到好处，就是不知道是父母给的，还是后天精雕细琢过的。大波浪卷的头发染成发亮的棕色，眼耳鼻唇搭配得极好，一丝不乱。唯一的瑕疵是她的眼珠有些外凸，像金鱼的眼睛，大概与她经常瞪人有关。标志性动作是叉腰，范安戈曾说，田人玉要去卖豆腐，西施都抢不过她的生意。

这种笑话，赵濛晴一点都笑不出来。前一天，她还跟田人玉吵了一架。田人玉说她整天在房子里待着，要介绍一个好工作给她。赵濛晴没什么兴趣，田人玉就像受了侮辱一般，吵闹起来。虽然只是田人玉单方面地叽里呱啦，但在范安戈眼里，她们两个就是吵架了。

“喂，你看看她，理都不理，一点礼貌都没有。”田人玉怒气冲冲地对范安戈嚷道，快到四月，赵濛晴还披着厚厚的棉睡衣，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合租不就是大家平摊费用吗？她倒好，房租不交，水电费不给。我一定要跟房东说，把她赶出去。”

范安戈也惹不起田人玉，嘿嘿笑了两声，又一头扎进最新最火爆的游戏里。

田人玉不满，放下手中的保温杯：“哎，跟你说话呢。”

“开黑。”

田人玉讨了个没趣，无聊地抄起遥控板调换频道，嘴里也没闲着：“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说这话时，她正好捂着肚子，紧皱了眉，很是痛苦的模样。范安戈瞄了她一眼，关切地问：“小玉姐，你没事吧？”

“没事，老毛病了。”田人玉含糊其辞地说，又往赵濛晴的房间

递了个眼色，神秘兮兮地说，“我上周看见她了，穿得像个白领，还戴墨镜。见了我理都不理。我看，她说什么生病，都是借口。枉我还替她着想，想帮她找个好工作。”

范安戈笑：“好工作介绍给我啊小玉姐，钱多事少的工作，我最在行。”

“你，你干不了。”田人玉干笑两声，又开始摆弄遥控板。范安戈从笔记本屏幕后露出两只眼，问：“你刚说，上周看到了小晴晴。是在哪里看到的？”

“医院，我去拿我的体检报告，碰见的。”田人玉鄙夷地向赵濛晴的房间看去，“她身边还跟着个男的，两个人拉拉扯扯，不知道在做什么勾当。”

“什么模样的男的？”范安戈很感兴趣地追问。

田人玉皱眉：“个子有点高，短头发。”

“废话，现在有几个男人是长头发。我问的是那男人长什么样？”

田人玉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得有些尖刻：“怎么，想追赵濛晴？”

“八卦一下，不算算了。”范安戈又埋下头，电脑里传出游戏激昂的音乐和刀剑的砍杀声。

听众不配合，田人玉不但没有满足自己的倾诉欲望，反倒被噎了一下。

“好啦，我说就是。长得挺斯文的，个子挺高，戴着眼镜。我没细看。”

范安戈的声音夹杂在游戏音乐里飘来，带着点漫不经心：“你在哪个医院看见她的？”

“福田。”

显示器后面，露出范安戈惊讶的脸：“你去福田检查身体？那医院都死人了，你还敢去？”

“又不是……生孩子，我就拿体检报告，我怕什么。”不知什么

原因，田人玉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不再主动继续这个话题，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视。

在卧室里，赵濛晴把所有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上周，我真的去了医院吗？

福田医院，好像在哪里听过。赵濛晴摸出手机，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医院的名字，跳出来的第一条，就是“福田医院圆你的生子梦”。

这是本市一家很有名的妇产科儿科医院，虽然是私立的，但是医生技术好态度好，收费不贵，很多人喜欢到这家医院来生孩子，孩子有个头疼发烧、日常检查，也会有人选择这家。赵濛晴继续往下翻网页，终于看到了一些不太寻常的东西。

“女大学生医院产子，母子双亡，不知其父是谁。”

这是过年前曝出的一条新闻，当时还引发了各个网络平台的热议。去年11月的时候，这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快要临产的孕妇。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难产，胎儿也有缺氧的情况，必须紧急做手术。更危险的是，孕妇出现了羊水栓塞的症状。这时医院发现，送孕妇来的人已经离开了，孕妇也没有家人陪伴。处于昏迷状态的孕妇说不出可靠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医院负责人在外地出差，没有人签字，医院不敢贸然做手术，最终造成了一尸两命的后果。

记者调查发现，孕妇是一名办理了休学的大学生，家在外地，家庭条件一般，就读于市内某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她的父母坚决否认女儿有男朋友，并且指责医院草菅人命。各个媒体平台也借此炒作一番，从医患关系问题，到手术签字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再到女大学生的生活作风，全部讨论了个遍。

赵濛晴关掉网页，抱着手机，又缩进黑暗里。田人玉说得对，我又不生孩子，去那家医院做什么？